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玉機微義卷十七六



詳校官太醫院吏目臣周世泰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大正四年五月

機微義

論

論

徐用誠 原輯

劉純 續增

傷形暴怒傷陰暴喜傷

即寒暑過度生乃不固

古言

玉機微義

玉機真藏論云憂喜悲恐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因而喜大虛則腎氣垂矣憂則心氣垂矣怒則肝氣垂矣悲則肺氣垂矣恐則脾氣垂矣

舉痛論云百病生於氣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炅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九氣不同為病

詳見本文

脉法

經曰脉滑者多血少氣 澁者少血多氣 大者血氣

俱多 脉來大而堅者血氣俱實 小者血氣俱少
脉來細而緩者血氣俱虛 代者氣衰 細者氣少
浮而絕者氣辟 大而滑中有短氣 尺脉溢而堅為
血實氣虛 尺脉細而微者血氣俱不足 云云見本文
劉立之脉理玄要曰下手脉沉便知是氣沉極則伏瀆
弱難治其或沉滑氣兼痰飲

論九氣動為諸證

子和云夫天地之氣常則安變則病而况人稟天地之

氣五運迭侵於外七情交戰於中是以聖人嗇氣如持
至寶庸人投物而反傷大和此軒岐所以論諸痛皆因
於氣百病皆生於氣遂有九氣不同之說氣本一也因
所觸而為九怒喜悲恐寒暑驚思勞也其言曰怒則氣
逆甚則嘔血及殮泄故氣逆上矣王太僕曰怒則陽氣
逆上而肝木乘脾故甚則嘔血及殮泄也喜則氣和志
達榮衛通利故氣緩矣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
不通榮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矣恐則精却却則上

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矣太僕云恐則傷精却上而不下流下焦陰氣亦迴還而不散故聚而脹也然上焦固禁下焦氣還故氣下行也寒則腠理閉氣不行故氣收矣太僕云身涼則衛氣沉故皮膚文理及滲泄之處皆閉密而氣不流行衛氣收斂于中而不散也炅則腠理開榮衛通汗大出故氣泄矣太僕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故熱則膚腠開發榮衛大通津液而汗大出也驚則心無所依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

亂矣勞則喘息汗出內外皆越故氣耗矣太僕云疲勞
役則氣奔速故喘息氣奔速則陽外發故汗出內外皆
踰越於常紀故氣耗損也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
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太僕云繫心不散故氣亦停留
此素問之論九氣其變甚詳其理甚明然論九氣所感
之疾則畧惟論嘔血及飧泄餘皆不言惟靈樞論思慮
悲哀喜樂愁憂盛怒恐懼而言其病曰思慮而傷神神
傷則恐懼自失破胭脫肉毛痺色夭死于冬脾憂愁而

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恍亂四肢不舉毛瘁色夭死于春
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妄不精不正當人陰而
攣筋兩脇不舉毛瘁色夭死于秋肺喜樂無極則傷魄
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毛革焦毛瘁色夭死于夏腎
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腰脊不可俯仰
屈伸毛瘁色夭死于季夏恐懼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
痿厥精時自下是故五臟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
守而陰虛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靈樞論神意魂魄志

精所主之病然無寒暑驚勞四證余以是推而廣之怒
氣所至為嘔血為殮泄為煎厥為薄厥為陽厥為胸滿
脇痛食則氣逆而不下為喘渴煩心為焯瘁為肥氣為
日暴盲耳暴閉筋縱發於外為疽癰喜氣所至為笑不
休為毛革焦為肉病為陽氣不收甚則為狂悲氣所至
為陰縮為筋攣為肌脾為脉痿男為數洩血女為血崩
為酸鼻辛頰為目昏為少氣不能報息為泣則臂麻恐
氣所至為破胭脫肉為骨痠痿厥為暴下淥水為面熱

膚急為陰痿為懼而脫頤驚氣所至為潮涎為目覩為
口吐為癡癇為不省人為僵仆久則為瘡痺勞氣所至
為咽噎病為喘促為嗽血為腰痛骨痿為肺鳴為高骨
壞為陰痿為唾血為冥視為耳閉男為少精女為不月
衰甚則潰潰乎若壞都汨汨乎不可止思氣所至為不
眠為嗜卧為昏瞽為中痞三焦閉塞為咽噎不利為膽
痺嘔苦為筋痿為白淫為得後與氣快然如衰為不嗜
食寒氣所至為上下所出水液

云云見寒門

炁氣所至

為喘嘔吐酸暴注下迫

云云見火門

凡此九者內經有

治法但以五行相勝之理治之夫怒傷肝肝屬木怒則氣并於肝而脾土受邪木太過則肝亦自病喜傷心心屬火喜則氣并於心而肺金受邪火太過則心亦自病悲傷肺肺屬金悲則氣并於肺而肝木受邪金太過則肺亦自病恐傷腎腎屬水恐則氣并於腎而心火受邪水太過則腎亦自病思傷脾脾屬土思則氣并於脾而腎水受邪土太過則脾亦自病寒傷形形屬陰寒勝熱

則陽受病寒太過則陰亦自病炁傷氣氣屬陽熱勝寒
則陰受病熱太過則陽亦自病凡此七者更相為治故
悲可以治怒以愴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譁
浪褻狎之言娛之恐可以治喜以迫遽死亡之言怖之
怒可以治思以污辱欺罔之言觸之思可以治恐以慮
彼忘此之言奪之凡此五者必詭詐譎恠無所不至然
後可以動人耳目易人視聽若胸中無材器之人亦不
能以此五法也炁可以治寒寒可以治炁逸可以治勞

習可以治驚經曰驚者平之平謂平常也夫驚以其忽然而遇之也使習見習聞則不驚矣此九者內經自有是理庸工廢而不行今代劉河間治五志獨得言外之意云云見後昔余治一書生勞苦太過大便結燥欬逆上氣時喝喝然有音唾嘔鮮血以苦劑解毒湯加木香漢防已煎服時時啜之復以木香檳榔丸泄其逆氣不月餘而痊余又嘗以巫躍妓抵以治人之悲結者又嘗以鍼下之時使雜舞忽鼓笛應之以治人之憂而心痛

者余嘗擊拍門窓使其聲不絕以治因驚而畏響魂氣
飛揚者嘗治一婦人久思而不眠余日醉而不問婦果
呵怒是夜困睡又嘗以酸棗仁丸治人多憂者然惟勞
而氣耗恐而氣奪者為難治喜者少病百脉舒和故也
又聞莊先生者治喜樂之極而病者莊切其脉為之失
聲佯曰吾取藥去數日更不來病者悲泣辭其親友曰
吾不久矣莊知其將愈慰之詰其故莊引素問曰懼勝
喜可謂得玄關者也

按此論九氣所動病機至為詳悉然七情諸證局方多用氣藥論治固然但不分其夾熱兼痰虛實之例而於寒熱二證亦似謂備於九氣兼用氣藥而治之其弊甚矣且夫七情諸證有乖逆厥中之殊人有苦樂安擾之異是以先哲就用五志相勝之理治之藥之於傷寒溫暑自有其例也後世俗不能本此恃之於藥而相勝之理不行况其藥不熱即峻虛虛實實不無差悞故河間戴人者出論已上病機究所至之

因以平火為主兼五志相勝之理或音樂抵戲甚至
詭詐譎怪諸法為治應變亦已至矣我東垣丹溪先
生更論諸氣為病有鬱痞逆滯不同隨證用藥有寒
熱溫涼之異如勞氣者宜補中益氣滋陰助陽或兼
所挾之邪論治深備先哲旨趣惜乎其道皆不能大
行于世者由局方障之也

氣中似風證論

詳見中風門